

A40 特别报道



6月4日,东城区鼓楼苑社区景阳胡同,记者(左)跟随社区志愿者陈祖荫(右)一起打扫卫生。

“有一位,陈祖荫,他可真是个大忙人;东家长,西家短,专帮人解难题;走街串巷,嘘寒问暖,满腔热情;人已退休,心不下岗,人生再搏几回。”——改编自情景喜剧《闲人马大姐》片头曲。

1997年秋天搬入景阳胡同,第二年开春儿就戴起了红袖标。景阳胡同1号院院长、胡同长、民间调解队队长……如今,77岁的陈祖荫在鼓楼苑社区身兼数职。

6月4日,记者跟随陈祖荫体验了一回胡同巡逻,在家长里短中,体会了老北京胡同大杂院的庭院情深。

“老院长”巡逻 踏遍胡同每个角落

景阳胡同1号院院长陈祖荫5年来处理2000多件居民反映的大事小情;记者跟随其体验社区巡逻

■ 体验档案

体验身份:
社区志愿者
工作地点:
东城区鼓楼苑社区景阳胡同
工作内容:
治安巡逻



每隔一段时间,陈祖荫都要在院门口的黑板上写提示语或社区通知。

【巡逻】“分辨小偷,一看眼神二看鞋”

景阳胡同全长二三百米,共12个院子,整个胡同有250多户人家。除了治安巡逻,陈祖荫还注意看胡同的卫生死角、院内堆放的杂物有无易燃物。

陈祖荫77岁了,腿脚依旧利索,站如松,行如风。可一到治安巡逻时,却成了“三条腿”,他说:巡逻的时候万一遇上坏人,这拐杖可以防身的。

6月4日星期一,又轮到陈祖荫值班。吃完早饭,他戴上红袖标,伴随着拐杖“咔嚓咔嚓”的声响走到胡同口,记者也来到这里,与陈祖荫一道“站岗”。

景阳胡同的东口与南锣鼓巷相连。早8时的南锣鼓巷,深夜打烊的时尚店铺、酒吧咖啡馆还未苏醒,老北京味儿在巷子中弥漫。遛弯儿归来的大爷大妈坐在胡同口,摇着扇子目送出门上班的儿女们。陈祖荫站得笔

直,不时和街坊们打声招呼“吃了么您呐”。

在胡同口值守了十几分钟后,陈祖荫开始“巡查”胡同的每个角落。景阳胡同全长二三百米,共12个院子,整条胡同有250多户人家,除了治安巡逻,陈祖荫还不停提醒记者,要注意看胡同的卫生死角、院内堆放的杂物有无易燃物。

2号院一户人家在院子里堆上了纸箱子、碎木头,“这些都是消防隐患。”陈祖荫敲响这户人家的窗户,半天没人应,“这个事要记下来,回头要给他们提个醒。”

“分辨小偷,一看眼神二看鞋。”一边走着,陈祖荫一边传授起他的心得,“小偷眼睛乱转,不穿皮鞋,爱穿跑着方便的平底鞋。”

太阳爬上头顶,胡同里的家犬自由散漫地晒着太阳。看到记者这个生人走过,小狗提高警惕狂吠几声。“别汪汪!自己人!”小狗被陈祖荫喝住,匍匐在地,“这条狗我熟,爱叫唤不爱咬……”在景阳胡同生活了十几年,这里的每一个角落都留下了陈祖荫的脚印,身为胡同长,陈祖荫熟知这里

的每一个人,就连刚进驻负责装修的工人,也和陈祖荫热情地打着招呼。

【清扫】手执扫帚扫地,不忘拔掉杂草

陈祖荫每天都会清扫前院,隔几天再给整个院来个大扫除。作为院长,每隔一段时间还要在院门口的黑板上写提示语或社区通知。

两个半小时的治安巡逻接近尾声,陈祖荫回屋拿起扫帚,清理巡逻中发现的垃圾。

他将扫帚挥舞几下,散落的落叶、纸屑聚成一堆,记者赶忙弯腰撮起,起身却不见陈祖荫的踪影,只留下前方几堆扫好的垃圾。记者快追几步,下一个转角处,陈祖荫正一手执扫帚扫地,另一只手快速地拔掉地上的杂草。

“我干活快,你别着急,慢慢来。”看着有点跟不上趟儿的记者,陈祖荫笑着说,说罢,继续向前走去。一个大院住着24户人家,扫完后记

者额头开始冒汗,连续地弯腰起身,有点儿找不着北了。陈祖荫说,每天他都会清扫前院,隔几天再给整个院来个大扫除。

放下扫帚,陈祖荫没有休息的意思,盯着院门口的黑板思索。作为院长,陈祖荫每隔一段时间都要在黑板上写些提示语或社区的通知,“这几天附近的社区有治安事件,得给大家提个醒。”

随后他从家里找来抹布和粉笔,将黑板上的字擦掉。记者拿出一根白粉笔,打算写下他要说的内容。陈祖荫摆摆手,“你不知道怎么弄。”说罢,他挑出一根红色粉笔,写上“提高警惕”,“红色表示警示,这样才能起到警醒作用”。

正文第一行,第一个词是“防火”,红色的,第二个词“防盗”,陈祖荫换上一根绿色的粉笔,第三个词“防意外事故”又成了黄色,“每个人感兴趣的顏色不一样,满足各种人的习惯,才能给每个人都起到提示作用。”他说。

【调解】“急脾气”处理大事小情常得罪人

老伴儿说,他无论对谁说话从不拐弯抹角,有时处理问题时脾气上来了,还和别人吵过架,不过后来和这些人都成了朋友。

对着大街的后门总是敞开着,陈祖荫说,在社区居民的共同努力下,胡同很少发生治安事件,平日白天他家几乎不曾闭户。几年前,景阳胡同还被街道评为

平安胡同。

吃完午饭,邻居范大姐上门反映情况。大院里的厕所还是老式公厕,离范大姐家最近。这两天范大姐家装修,女厕又没有门,弄得如厕的女邻居和装修工人都很不方便。“这个厕所太老旧了,我打算开个居民会,大家投个票,决定这个厕所还留不留。”接待范范大姐,陈祖荫从抽屉里掏出小本将这件事记下。

陈祖荫说,自2006年当了民间调解队队长,时常有居民来家里反映情况,这些情况和事件处理进度他都会记在本子上,已经记到了第四本。5年来,他处理过2000多件居民反映的情况,其中不乏邻里矛盾纠纷。

“处理这些事会不会得罪人?”“家里的玻璃被人砸过好几次!”记者的问题一抛出,陈祖荫的老伴儿李玉兰大妈打开了话匣子。她说,老伴儿是个急脾气,无论对谁说话从不拐弯抹角,有时处理问题时脾气上来了,还和别人吵过架,不过后来和这些人都成了朋友。

背地里,李玉兰当过好几次“和事老”,“不能人人都当大老虎,总得有人做绵羊,这日子才能过得好。”李玉兰说。“我也知道自己有时有点冲,话要好好说,吹胡子瞪眼不管事。”老爷子开始做起了“检讨”。

【闲暇】在家休息也不摘红袖标

陈祖荫说,人退休了,但心闲不住,总喜欢在胡同里转转看看。每

天走街串巷,忙忙叨叨,身体也硬朗起来了。

即使在家,陈祖荫也不摘红袖标。

趁着午后小憩后的闲暇,陈祖荫接过老伴儿怀中的小孙子,疼爱地轻拍着他的后背,对记者讲起了自己年轻时的故事。

退休前曾在东城区某街道管委会当主任,主要负责交通、治安、卫生,这段工作经历使他爱上了社区“那些事儿”。1997年从楼房搬出住进景阳胡同,第二年便加入了治安巡逻队伍。

“大杂院,关上大门都是一家。”陈祖荫说,人退休了,但心闲不住,总喜欢在胡同里转转看看。通过这几年在社区里“摸爬滚打”,他原本内向腼腆的性格也变得外向。每天走街串巷,忙忙叨叨,身体也硬朗起来了。

又到了下午的巡逻时间。记者跟随陈祖荫来到另两条他负责管理的胡同。黑芝麻胡同13号院,推门进去,四四方方的四合院,两株参天的臭椿树。阳光透过树叶间隙洒下,一只小猫扭动着身躯,绕过院子碧绿的菜畦。陈祖荫手扶树干,顺着树干生长的方向仰望,“多美的院子,多好的树。”

从13号院后门出去,直走,又进入南锣鼓巷,陈祖荫继续巡逻。此时,这里又开始人潮涌动,巷子里的小店铺也纷纷做起了生意。混杂着京剧、摇滚和RAP的节奏,树阴下纳凉的老人、骑着摩托的老外,在陈祖荫的步伐下渐行渐远。

本版采写/新京报记者 卢漫
本版摄影/新京报记者 周岗峰